山西忻州岢岚宋墓发掘简报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岢岚县文物保护所

摘要：2023 年 11 月，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宋家沟东川供电所在挖掘线路钢管杆基础时，发现古墓葬 1 座，为了对地下文物进行有效地保护，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综合判断，该墓葬的时代为北宋。岢岚地区以往较少有宋墓发现，这座墓的发现，为探讨当地乃至山西北部宋墓的面貌及相关瓷器的流布等问题提供了新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忻州岢岚　北宋　墓葬

Abstract: In November 2023, during the excavation of the steel pipe pole foundation of the Songjiagou Dongchuan Power Supply Station in Kelan County, an ancient tomb was discovere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underground cultural relics, a joint archaeological team composed of Sh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other units conducted a salvage excavation and cleaning of the tomb. Based on the overall shape of the tomb and the unearthed artifact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tomb dates back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re have been few reports of Song tombs in the Kelan area in the past. The discovery of this tomb provides new information for exploring the appearance of Song tombs in the local area and even in northern Shanxi, as well as the distribution of related porcelain, and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Keywords: Xinzhou Kelan　Northern Song　Tombs

2023 年 11 月，岢岚县宋家沟东川供电所在挖掘线路钢管杆基础时，发现古墓葬 1 座，该墓葬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宋家沟村南（图一）。为了对地下文物进行有效地保护，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岢岚县文物保护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现将该墓葬情况简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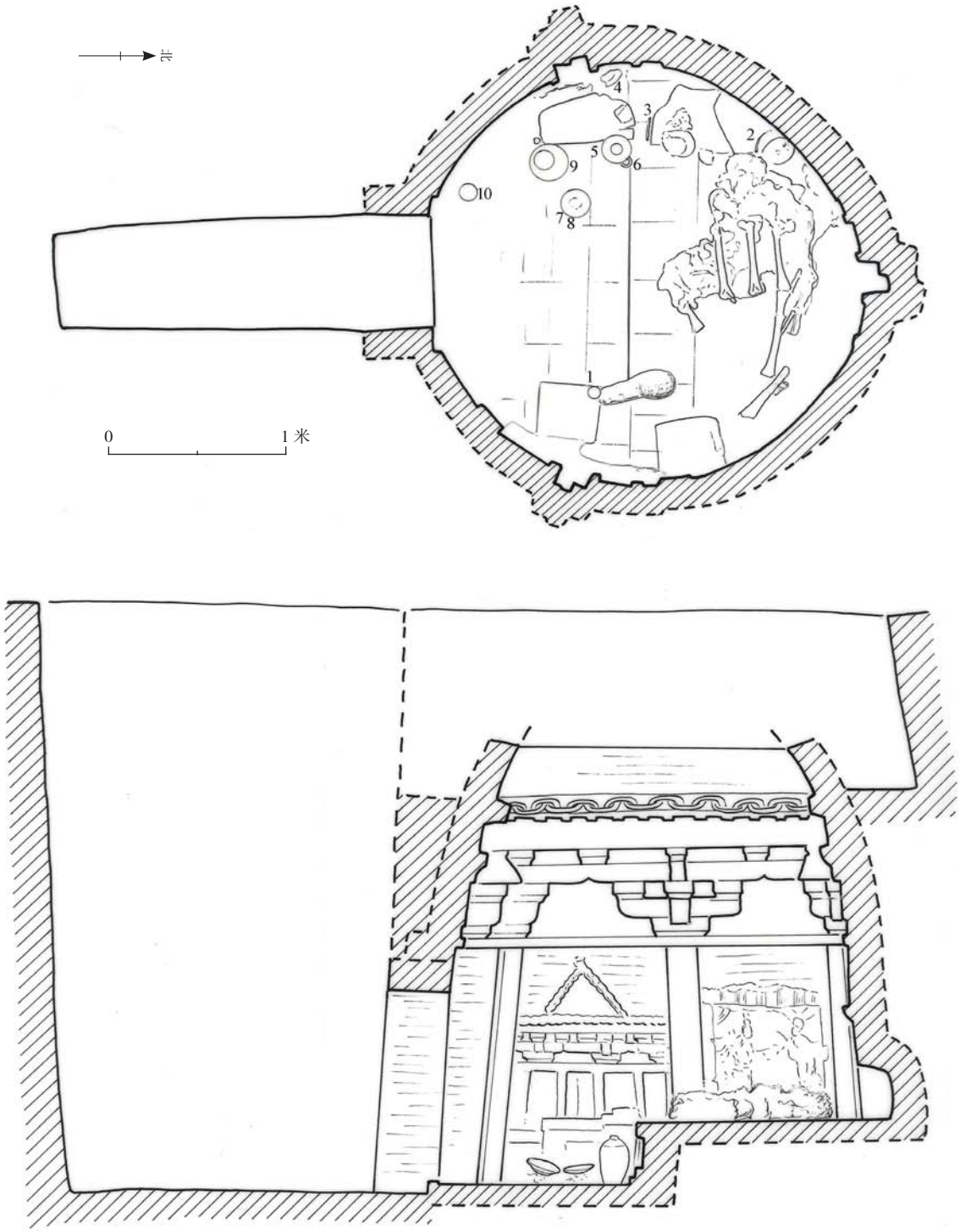


图一　墓葬位置示意图

一、墓葬形制

该墓葬为仿木构砖雕壁画墓，开口于②层下，开口距地表 4.9 米。墓葬坐北朝南，方向 180°，从南向北依次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图二）。

墓道　位于墓室南侧，长方形竖井



图二　墓葬平、剖面图

1、6、7、10. 化妆白瓷碗　2. 铜钗　3. 骨饰　4. 白地褐彩瓷盂　5. 黑瓷梅瓶　8. 白瓷印花盘　9. 白地褐彩瓷盆

式墓道。口略大底略小，上口长 2.05、宽 0.76~1.3 米；墓道底部长 2.14、宽 0.64 米，墓道深 3.5 米。填土为五花土。

甬道　砖砌拱形顶，长 0.34、宽 0.69、高 1.23 米。甬道口内外用 2 层条砖封堵。外层以 2 层顺砖竖砌，下部垫砖（图三）。内层在甬道口处，以 7 层丁

超星·期刊

砖竖砌，最下 3 层垂直，上面 4 层呈“人”字形摆放，顶部横放几块丁砖（图四）。甬道上方砌门墙，但破坏严重。甬道口上方有一排砖向外突出。

墓室　墓室用条砖砌筑，平面近圆形，直径 2.44、高 3.15 米。墓壁以单砖错缝平砌，以六条砖砌倚柱将壁面分为六部分，倚柱宽度均为三砖厚，倚柱上承普拍枋，普拍枋上置柱头铺作，为单杪四铺作，栌斗承华栱及扶壁泥道重栱，第二重为鸳鸯交首栱，昂为劈竹式，除栌斗外，其它斗均没有做出开口。斗栱上承柱头枋，再上为椽子及仰覆瓦（图五）。墓室顶部叠涩内收，穹窿顶（图六）。墓室南壁连接甬道。墓室北侧砌棺床，南北宽 1.38 米，两端略向南延伸，呈倒“凹”字形（图七）。棺床上铺方砖，局部铺长方砖。棺床立面呈须弥座式，上下各用两层砖，顶部和底部略突出，中间束腰部分以砖分隔，正面有四个长方形壶门，左右各有一个（图八）。墓室地面错缝平铺方砖。



图三　外侧封门



图四　内侧封门

人骨　棺床上有人骨 2 具，棺床南侧人骨较散乱，男性，50 岁左右，脊椎骨有骨赘、轻微的骨质增生，下颌右侧部分牙齿生前脱落，齿槽有愈合迹象。棺床北侧人骨，女性，老年人（牙齿脱落，无法准确判断年龄），有轻微的骨



图五　墓壁展开图

超星·期刊



图六　墓顶



图七　墓室俯视图（上为北）



图八　棺床前壶门

质增生，两节腰椎骨压缩性骨折（有较轻驼背），没有上颌，下颌骨右侧部分牙齿生前脱落，齿槽有愈合迹象。

二、墓葬装饰

墓葬装饰采用砖雕和彩绘相结合的手法。

建筑上原有彩绘，斗栱上似乎涂红彩，但多数已漫漶脱落。其他建筑部位原或有地仗层、白灰和彩绘（图九），但几乎全部脱落。南壁门两侧倚柱底部残留有地仗层、白灰及彩绘，地仗层将柱子包砌成抹角方柱，白灰上以黄彩打底，以黑线绘出纹饰，因保留极少，难以辨认是何纹样。棺床平面前沿涂一周红彩。棺床立面亦涂红。棺床上抹白灰，南侧偏西位置似有朱书文字，但已难以辨识。

东南壁（图一〇）、北壁（图一一）及西南壁（图一二）均为砖雕门楼，结构相同。下部有四根立柱，形成三开间，两端立柱与墓壁倚柱之间有一定距离。当心间为龛状，内砌双扇格子门，次间各为一扇格子门，格眼雕毬纹，障水板内装安棂条。立柱上置普拍枋，上承斗栱，为把头绞项造，昂为劈竹式。斗栱上承柱头枋，再上置一层砖，上刻出椽子及瓦垄。顶部为山花向前的屋顶，垂脊上亦刻出椽子及瓦垄，垂脊连接处立一砖，象征正脊。仿木构上涂红彩。山花内似以红彩绘博风板、悬鱼、蜀柱、叉手等，多漫漶不清。栱眼壁、左右柱外侧及屋顶两侧有地仗层，刷白灰后绘壁画，柱外侧各为一侍者，门左侧为头包巾之侍女，右侧为叉手而立的

超星·期刊

男侍。栱眼壁内以黑彩绘半团花，屋顶两侧上层脱落，内容均残缺不全。北壁东侧为三个穿袍服拱手而立之人。东南壁屋顶两侧各绘一男性，左侧跪坐，留须，叉手；右侧似盘腿而坐，袖手。西南壁屋顶残损最严重，仅存右侧底部，可见二人足部。

西北壁主要为壁画装饰，保存相对较好。上部残缺，残存半团花纹，下方有一道卷帘，卷帘下绘帷幔，左右两侧绘红色立柱。画面主体为夫妇宴饮。女性在左，面部有皱纹，头梳高髻，拢袖而坐。身侧有一女侍，手捧盏托。右侧为男性，留髭须，头包软巾，外戴无脚幞头，身着褐袍，



图九　墓室南壁东侧残存彩绘



图一二　墓室西南壁门楼



图一〇　墓室东南壁门楼



图一三　墓室西北壁壁画



图一一　墓室北壁门楼



图一四　墓室东北壁壁画

超星·期刊

腰束白带，足踏脚床。身侧站一男侍，头部残损，手似捧物，但残损难辨。夫妇之间有一张桌子，桌上左右各置一盏托，中间盘内放置食物，其它内容难以辨识（图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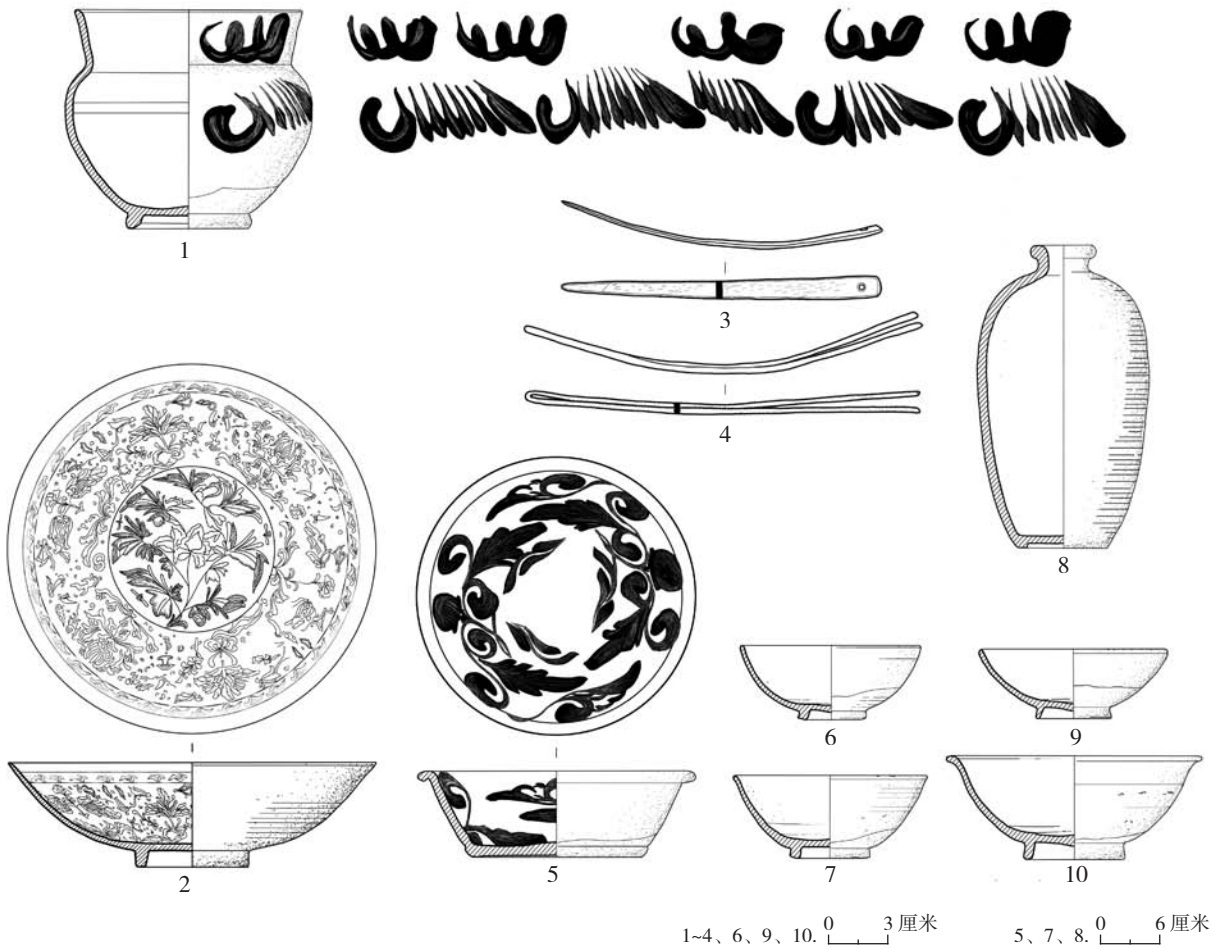
东北壁为壁画装饰，左右侧及底部绘红色边框。壁面中部脱落，从残存部分看，上部似绘帷幔，黑色勾勒轮廓，内填黄彩。左下一人左手伸于胸前，右手似持扇朝下。左二一人仅存头部局部，似穿裙，或为女性。左三人物仅露出幞头，应为男性。左四人物较完整，头裹红巾，仅穿短裤，左手朝下，右手上举，身前地面有一白色棍状物。右下角为二着裙之女性，头部残，右侧一人似手执拍板。整个画面似在进行杂剧表演（图一四）。

三、随葬品

出土器物共有10件，包括瓷器8件、铜钗1件、骨饰1件。瓷器大部分位于墓室西南，另有一件瓷盂位于棺床西南，一件瓷碗位于棺床东南。铜钗出土于北侧人骨附近，骨饰位于南侧头骨附近。

白地褐彩瓷盂 1件（M1:4）。敞口，圆唇，斜直颈较高，鼓腹，圈足。黄褐胎，胎质较粗。内外壁施白色化妆土，颈部以褐彩绘五组卷曲纹，腹上部绘五组草叶纹。口径11.4、底径6.4、高11厘米（图一五，1；图一六）。

白地褐彩瓷盆 1件（M1:9）。敞口，平沿外卷，斜直腹，矮圈足。黄褐胎，胎质较粗。内壁及外



图一五 出土器物

1. 白地褐彩瓷盂（M1:4） 2. 白瓷印花盘（M1:8） 3. 骨饰（M1:3） 4. 铜钗（M1:2） 5. 白地褐彩瓷盆（M1:9）
6、7、9、10. 化妆白瓷碗（M1:1、6、7、10） 8. 黑瓷梅瓶（M1:5）

超星·期刊



图一六　白地褐彩瓷盂（M1:4）



图一七　白地褐彩瓷盆（M1:9）



图一八　白瓷印花盘（M1:8）



图一九　黑瓷梅瓶（M1:5）



图二〇　化妆白瓷碗（M1:1）



图二一　化妆白瓷碗（M1:6）



图二二　化妆白瓷碗（M1:7）



图二三　化妆白瓷碗（M1:10）

壁上部施白色化妆土，内壁以褐彩绘两组折枝花纹，然后罩透明釉，外壁釉不及底。口径 28、底径 17.2、高 8.8 厘米（图一五，5；图一七）。

白瓷印花盘 1 件（M1:8）。大敞口，尖圆唇，弧腹，圈足。胎色洁白细腻，内外满釉，仅圈足着地处无釉。内壁上部印一周较窄的如意云头纹，靠下等距离印六朵折枝牡丹纹，其间分布杂宝纹，如银铤、珊瑚、犀角、宝珠等，内底印一较大的牡丹花，周边飞翔几只蝴蝶。口径 18.4、底径 5.6、高 5.3 厘米（图一五，2；图一八）。

黑瓷梅瓶 1 件（M1:5）。敞口，卷沿，颈部较短，圆肩，长弧腹，底部内凹。器表施黑釉，仅外底无釉。口径 6.8、底径 9、高 30.2 厘米（图一五，8；图一九）。

化妆白瓷碗 4 件。标本 M1:1、6 造型基本相同，敞口，尖圆唇，弧腹，圈足。灰胎，内壁及外壁上部施白色化妆土，然后罩透明釉，内底有一周涩圈，外壁釉不及底。标本 M1:1，口径 9、底径 3.4、高 3.8 厘米（图一五，6；图二〇）。标本 M1:6，口径 9.4、底径 3.8、高 3.5 厘米（图一五，7；图二一）。标本 M1:7，敞口，尖圆唇，口沿下有一周凹弦纹，深弧腹，圈足。黄褐胎，内壁及外壁上部施白色化妆土，后罩透明釉，内底有一周涩圈，外壁釉不及底，口径 9.8、底径 4、高 4.2 厘米（图一五，9；图二二）。标本 M1:10，侈口，圆唇，弧腹，圈足较高。黄褐胎，内壁及外壁上

部施白色化妆土，后罩透明釉，内底有一周涩圈，外壁釉不及底，口径 12.8、底径 5、高 5.2 厘米（图一五，10；图二三）。

骨饰 1 件（M1:3），用动物肋骨制成，表面磨光，一端较尖，另一端较宽，宽头出钻一孔，两端上翘，或为簪。长 16、最宽处 1.2、厚 1.2 厘米（图一五，3）。

铜钗 1 件（M1:2），折股钗，头尾上翘，素面无纹。股径 0.3、长 19.8 厘米（图一五，4）。

四、结 语

该墓葬没有发现纪年材料，下面对其年代进行简单讨论。

墓葬形制为圆形，体现了较早的特点。山西北部地区从唐代晚期开始出现圆形墓葬，北宋时期仍较为流行，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繁峙西沿口村壁画墓[1]、娄烦下龙泉村宋墓[2]、太原小井峪宋墓[3]等。到北宋晚期，多边形墓葬开始流行。该墓主夫妇宴饮分布在西北侧壁，也符合北宋墓葬特点。墓中人物形象，也均为北宋特点。

出土瓷器中，有两件白釉褐彩器物，有学者称这类装饰为“柿色彩”，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这类器物应是吕梁兴县西磁窑沟生产，窑址年代主要为北宋时期[4]。带有相近装饰的器物，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辽墓中发现过[5]，从其造型看，属于辽代前中期。M1 两件器物，风格与之接近，但在具体装饰纹样上，略有不同，年代或略晚，但下限应不会晚到金代。

墓中出土的白瓷印花盘，制作精细，可能是介休洪山窑产品。洪山窑发现过几件印模，其中多件在内壁上部装饰连续如意云头，与此盘纹样十分接近，而且洪山窑有一件印模刻有政和八年（1118）字样[6]。此盘年代或与之相当。

综上，这座墓的年代应在北宋时期，北宋晚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墓中出土的瓷器，还有 4 件化妆白瓷涩圈碗、1 件黑瓷梅瓶，也可能是兴县西磁窑沟产品。

岢岚地区以往较少有宋墓发现，这座墓的发现，为探讨当地乃至山西北部宋墓的面貌及相关瓷器的流布等问题提供了新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附记：此次考古发掘主要人员为段双龙、杨小川、郭银堂，绘图由杨小川、畅红霞、刘泽鹏完成，拍照由段双龙、杨小川、王乐负责。

执笔：段双龙、郝军军、郭银堂、郭瑞芳

[1] 山西博物院编著：《山西博物院藏宋元墓葬壁画修复报告》，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95~100 页。

[2] 裴静蓉：《娄烦下龙泉村宋代家族墓发掘简报》，《文物世界》2016 年第 5 期。

[3] 代尊德：《太原小井峪宋墓第二次发掘记》，《考古》1963 年第 5 期。

[4] 刘岩：《山花烂漫——兴县西磁窑沟瓷窑址》，《中国文物报》2020 年 3 月 6 日。

[5]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博物院、盛乐博物馆、和林格尔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五）：辽、金、清代墓葬发掘报告（1997–2007）》，科学出版社，第 23、28、29 页。

[6] 孟耀虎：《山西介休窑出土的宋金时期印花模范》，《文物》2005 年第 5 期。